

田青的太行山情结

谢忠军

七月酷暑,年逾古稀的著名音乐学家田青老师以村民的身份又一次赶赴太行山。自一九八九年来到太行山,田青带领佛乐团演出、推出羊倌歌手、宣传盲宣队,与太行这片深沉的土地,与土地上的百姓、民歌,结下深厚的情谊。整整三十年,田青为我国传统音乐、非遗保护殚精竭虑、奔走呼吁。三十年的心血浇灌,使太行大地上的传统音乐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

几上太行寻民歌

“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翻山越岭寻你来,啊个呀呀吹……”这是左权民歌《桃花红杏花白》,田青老师为寻左权民歌,要一次次翻越整个太行山脉。

从北京到山西晋中市左权县,要先坐动车翻过太行山到太原,约五百公里,再换汽车向南进入太行山中段的左权县,约一百五十公里,需要一天的车马劳顿。

今年七月七日,田青老师再赴左权,连他自己都记不得,这是第几次上太行行了。

一九八九年,田青老师带领五台山佛乐团访问香港,始与大行山结缘。

二〇〇二年,田青老师在左权听到羊倌石占明的歌,推荐他到首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上演唱,占明羊鞭一甩,一举夺得歌王。之后占明又在田青老师的推荐下,入伍二炮文工团,

完成了从羊倌到军官的转变。原来唱歌能当饭吃,原来民歌是文化,从此,太行山的孩子们多了一条出路。

二〇〇三年,田青老师两赴太行,遇到了左权盲人宣传队。在古庙的山墙下,一盏昏黄的灯下,六七个盲人的音乐让他流了半夜的泪。田青老师冲破重重阻力,带盲宣队到北京名校的殿堂进行学术展演,一时轰动京城。师旷仍在世,阿炳还活着,当今中国音乐学界,仍有如杨荫浏前辈一样的学者,扎根大地,采撷遗珍。

左权古称辽州,自古“虽穷乡僻壤,而比户弦歌,文风颇盛”。一九四二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此殉国,山西人为纪念将军,更县名为左权。太行山是英雄的山,开花调是人民的歌。田青与左权,因音乐结缘,以至半辈子魂牵梦绕,心心念念。

此次田青老师再赴左权,是作为“左权民歌汇·国际民歌大赛”的总策划兼主评委。左权县举办国际民歌大赛,是左权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民歌的一桩盛事。当年让田青老师流泪的开花调,结出更大的果实,有了更强的回音。左权倾注着田青老师对民歌的感情,寄托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希冀,一枝一叶总关情,左权的事他不会推辞,只会竭力而为。

田青老师此次再上太行,行程繁重,半个月南北往来,总行程达七千公里,担任评委每天熬到半夜,田青老师已年逾古稀,真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二〇〇三年,田青在左权县听盲宣队的音乐。

龙则村中一村民

七日傍晚田青老师到达左权,评委入住太行“山行”酒店,四面环山。

八日,田青老师到县城参加民歌大赛新闻发布会。车上大路时,田青老师突然乐了,原来路边有一条横幅,写着:龙则村父老乡亲欢迎村民田青教授回家避暑听歌。

在“左权民歌汇·国际民歌大赛”开幕式上,田青老师作为评委发言,开场的第一句话是:“我以左权县龙泉乡龙则村荣誉村民的身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歌窝子’里唱山歌!”

第二天一早田青老师回到了龙则村。一进村委会,一幅隶书“有龙则灵”映入眼帘,这是去年元宵夜田青老师给村里写的,其中包含了“龙则”的村名。

田老师和大家一起在村中逛了一圈,村主任王明贤一路走一路发出邀请:“老田,明年村里给你盖两间房,划上半亩菜园子,你来避暑,再养上一圈鸡,就可以吃鸡蛋了。”

最亲还数盲宣队

“太行山,英雄山,全民皆兵齐抗战,要把鬼子消灭完……”九日晚,第一场突围赛开始了,山西歌手张红丽携左权盲宣队,凭借一曲《建立民兵队》,赢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顺利晋级。

当主持人请盲宣队主唱刘红权介绍自己的队伍时,刘红权说:“我们这支盲人宣传队成立于一九三八年,最初是一支抗日宣传队。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唱的歌,是用来换饭吃的。自从二〇〇三年恩人田青老师到左权来采风,带我们去北京演出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唱的这些曲子,不仅能换饭吃,而且还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决心要把左权民歌演唱好、传承好!”

在田青老师发言中,坐在他身后的观众流下眼泪,左权人听得懂田青老师的话,读得懂他的心。

十日,县里安排田青老师为左权县非遗传承人和民歌爱好者做一场讲座,他虽很疲惫,但没有推辞,只是婉谢了主办方的午饭,而是直奔盲宣队驻地,他说:盲人兄弟们在等我回家吃饭!

盲宣队奏乐迎接田老

师,满院子的音乐,满院子的烩菜香。这是个宽敞豁亮的院子,两排房子,是左权县政府给盲宣队盖的新驻地,盲宣队从破戏台搬到这里,两人住一间房,终于有了一个体面的艺术之家。左权的民歌手们早都在此等候,石占明、高保利也闻讯来了,大家陆续给田青老师唱歌。

屋檐上挂着条幅:左权盲宣队喜迎亲人田青老师回太行。田青老师对刘红权说:“这就对了,是‘亲人’,不敢说是‘恩人’!”

是的,一个“亲”字,概括了田青老师和盲宣队之间的全部感情。十六年前田青老师在古庙的山墙下听到盲宣队歌声的那一刻,他就与他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那一刻,他思接千载,仿佛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晋国盲人音乐家师旷相遇,班荆道故。那一刻,他想到了西方文学的一大源流——盲人诗人荷马与他的史诗。那一刻,他想到了八路军和左权将军,想到了国家民族的百年屈辱和中华儿女艰苦卓绝的斗争。那一刻,他仿佛陪在先辈杨荫浏先生的身旁,为盲人艺术家阿炳录制《二泉映月》,又仿佛杨先生一袭长衫站在他身后,首肯太行山盲艺人的《光棍苦》。

那一刻,他热泪滂沱,心灯长明。那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刻,也是他后半辈子的一件大事。

二〇〇七年,田青老师生了一场大病,前途未卜。盲人兄弟们知道了,凑了五千元钱捐到北京,说是给田青老师治病。他清楚,盲宣队走村串社,是大家挣的辛苦钱。他想到盲人兄弟们一个拉着一个在太行山跨过沟沟坎坎,想到那些让他灵魂颤抖的歌声,想到盲人兄弟们还住在戏台里,想到每一位盲人兄弟的面容和他们滚烫的心。五千元凝结着太多内容。

中午时分,在盲宣队驻地田青老师和盲艺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烩菜,拉家常,田青老师对他们说:“看到你们住进新房子、过上好日子,我比自己搬进新房子都高兴!”盲宣队请人拓制了左权县的北魏摩崖石刻“佛教护法神像拓片”送给田青老师,田青老师说:“知我者,盲人兄弟!”

田青老师还向大家提到前不久他在中央党校作的《中国人的音乐》的讲座,讲座中他说:“羊倌歌王石占明和左权县盲宣队的推出与走向全国,就充分体现了太行山的文化自信!”讲座结束,大家报以热烈掌声,中央党校教授说,一定要把左权盲宣队请进中央党校唱一唱!

岁月如歌



清晨刮着风,我沿着北边的小巷奔跑着,风裹挟着玉兰花瓣落在头发上、衣襟上,满身芬芳。我想起了村上春树的《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今年三月,我成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一员。经过短暂的兴奋之后,惶恐随之涌来:四个月的学习之后,我是否能够将丰硕的成果呈现给先生。在教室门前,在宿舍门前,在学院的小路旁,在玉兰花丛中,先生端坐在那里,和蔼地望着我们,微笑不语。

与其惶恐结局,不如行动。我分明听见了先生的声音。对,跑起来!跑,打败所有的犹疑、彷徨。

于是,我在鲁院的春天开始奔跑,与那些玉兰、杏花、桃花、迎春花不期而遇。一边跑一边回忆着先生的作品,比如《野草题辞》: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燎原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

清晨跑步,上午上课,下午写作,晚上跑步……我在鲁院的生活变得无比充实。我常常凝望着先生的双眸,那目光不是匕首,温和的笑意从先生的眼角溢出。

六月的那天,沉睡中,两点三十五分的闹钟响起。铃声格外激越,冲锋号一般。走出四〇一的房间,我把鞋带紧了紧。大彩从五〇五室出来,米可从六一四室出来,我们在一楼大厅会合,在先生坐像前,三人击掌,合影留念。

夜色正浓,毛毛月高挂在蓝天上。一切悄无声息,思乡的人、劳作的人、疲惫的人、惆怅的人,已熄灭了他们的灯,进入香甜的梦乡……而此时,我们精神抖擞地站在空旷的大街上,我们把自己交付给午夜。鲁院大门前的池塘里睡莲无声,水波无澜。世界在午夜三点零三分。我们将完成一个约定,一场有特殊意义的夜跑。

我回头看了一眼先生,开跑。领跑的米可在前面带路,我们两个女生相距一米,跟在后面,三人呈三角形布阵。米可稍稍压着步速,以便我们跟上。

开学初,米可自我介绍说,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跑步,只有跑过的地方才觉得是自己的地盘。女生私下哄笑过,动物世界里,为了追求雌性、阻止其他雄性争夺,雄性动物也会一圈圈跑,以此圈上自己的领地,宣示自己的主权。哄笑的同时,我们也感叹米可同学的生猛气可贵。

三点零三分,我开始奔跑。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我想,有时张牙舞爪的欲望会让人疲惫。譬如一个人活着,非得要活得花团锦簇;一个人写作,非得要拿到什么大奖。这些目标太过高远,而我是一个淡泊随意的人,比如跑步,不是想超越谁,我热爱的,只是跑在路上的感觉。

经过一个拐角处,米可回头看了看我们,大吼一声:加油!寂寥的街道,回响着这很励志的加油声。

在奔跑途中,米可高高举起他的左手,在打手势。我们跑过了五

你好，三点零三分

周芳

公里、七公里……路途漫漫,这长跑中的每个节点,都在激励着我们继续向前的脚步。

又跑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感到累了,双腿疲软,我张大了嘴巴,大喘着气,一口一口吞着夜风,喉咙发干,心跳快速跳动。假如我此刻跌倒,或突发阑尾炎、肠炎,我就能名正言顺地退出这场奔跑。有那么一瞬间,我这么想着。这样的闪念,可以用来注解先生所说,先生曾讲,因为中国人太过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扳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我知道我犯了长跑的大忌——乱了心性和定力。我赶忙站住,深深吸气,再深深呼气,重新调整自己,再充满力量地加快速度。

跑在前面的米可再一次打出手势:他的两手漂亮地举过头顶,食指交叉。哦,我们已跑了十公里!我的心兴奋地怦怦跳着。是的,我们已经穿过了长安街,一起奔向宽阔的天安门广场。

雄壮的国歌奏响了……灿烂的朝霞将如绮丽的锦缎在天空中铺展……

黎明,我们来了!梦想成真,愿望成真!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三个鲁院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看一场庄严的升旗。

我和我的祖国



画说王道 王蒙文 吉建芳 绘

湾区之窗——澳门

郑 骅

如果说林则徐是中国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澳门就是中国看世界的第一扇窗口,连接澳门和中山的岐澳古道,就是从这扇窗口输出、输入的大动脉。这扇窗口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于东方文化的西方文明,也让西方世界有了一个了解古老中国的视窗。

可以说,澳门是东西方文明在16世纪以来碰撞的产物,历史选择了澳门作为这样一个文化的结合点。传说明朝时,当雄心勃勃的葡萄牙人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不知道叩开的是怎样一个色彩斑斓抑或扑朔迷离的国度,摸着葡萄牙语的西方人遇到了当地渔民,指着前方,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渔民告诉他们:“这是妈阁,就是妈祖庙。”从此,这个地方就被称为MACAO(澳门)。

中国人用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去理解西方人,西方人也用自己的思维去了解中国人。香山县是广东古县,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这么传奇,作为一个滨海小县,这里诞生了个特别行政区——澳门、一个经济特区——珠海,一个地级市——中山,这里自古人才辈出,古香山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极其特殊的,而其特殊的根源,就源于澳门。没有澳门在400多年前的开埠,就没有之后的西方文明、基督教文化的进入,没有后来的出洋风潮、留美幼童,包括后来的南方革命策源地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也因此受到很多影响,而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珠海经济特区的设立和中山经济的腾飞,更是让我们看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巨大活力。

经过100多年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使澳门成为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澳门及岐澳古道,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深刻而深远。一是澳门开埠早。澳门比香港早了近300年。古香山人很早就有和澳门交往的历史,在明末汤显祖的诗里可以看到很多对澳门以及西方人的描写。比如《香奁贾胡》,写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商人:“不住田园不树桑,琅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写得活灵活现。二是澳门具有重要的地位。从史料可以看到,澳门在明末就成为西方人进入中国的“舢板”。许多西方传教士第一站就来到澳门,经过短暂的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后,进入中国内陆。明清时期的澳门,是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中心。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一些西方著名传教士,以及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都做了较大的贡献。东方第一所西式大学是在澳门设立的圣保禄学院,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是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设立的,西方的制炮技术是传教士从澳门传到我国内陆地区的。三是澳门设立的原因。澳门的设立更多的是商业目的或者是作为中转码头,是葡葡

牙商人同明朝地方政府协商的产物,澳门与中山、广东,与我国内陆地区更多的是平等互惠的关系,更容易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自然流动。

岐澳古道一头连接中山的老城区石岐,另一头连接澳门关口,其间跨越了莽莽的五桂山。从石岐码头坐上轮船,可以直通南方最重要的城市广州。这样一条湮没在历史中的岐澳古道,不仅是连接中山与澳门的通道,更是一条连接古老中国与近现代文明的通道,一条连接东方传统与西方文明的通道,一条连接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通道。短短一条岐澳古道,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印记,更见证了封建王朝的日渐衰弱和近代中国的变化与变迁。

如果说澳门是东方海岸孕育的新生命,岐澳古道就是中国与西方世界连接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个时代,很多有远见的中国人都从这个通道上或多或少地汲取了现代文明的养分。也正是由于这条通道的存在,一大批为了讨生活的香山人把大量农产品运到澳门的同时,也把西方的产品和西方的文化带回了香山。正是因为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了解西方世界,使得香山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开明、更具有闯荡世界的开拓精神。香山人既不盲目地仇视西方人、抵制西方文明,也不盲目地仰视西方、妄自菲薄,这就是

贸易带给人们的公平观念。他们通过这条古道,非常自然地同澳门人以及葡萄牙人进行各种贸易,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既从中获利也暗中不断学习,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近现代香山能出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是香山人。

如今岐澳古道在历史的烟云中渐渐荒芜,但正是因为有了澳门和岐澳古道,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演变脉络也更清晰、完整。澳门是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最重要的桥头堡和窗口。

进入21世纪,站在发展的潮头,在建设“一带一路”、大力推进大湾区建设的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澳门和中山的关系,重新挖掘湮没于荒草的古道,重新定位大香山地区的文化,要意识到澳门开埠和岐澳古道的历史价值和重要意义,更要追念古代香山人的胆识和眼光,重拾我们探求未知、弥合东西、筑梦天下的勇气和精神。

(作者系中山市作家协会会员,“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

